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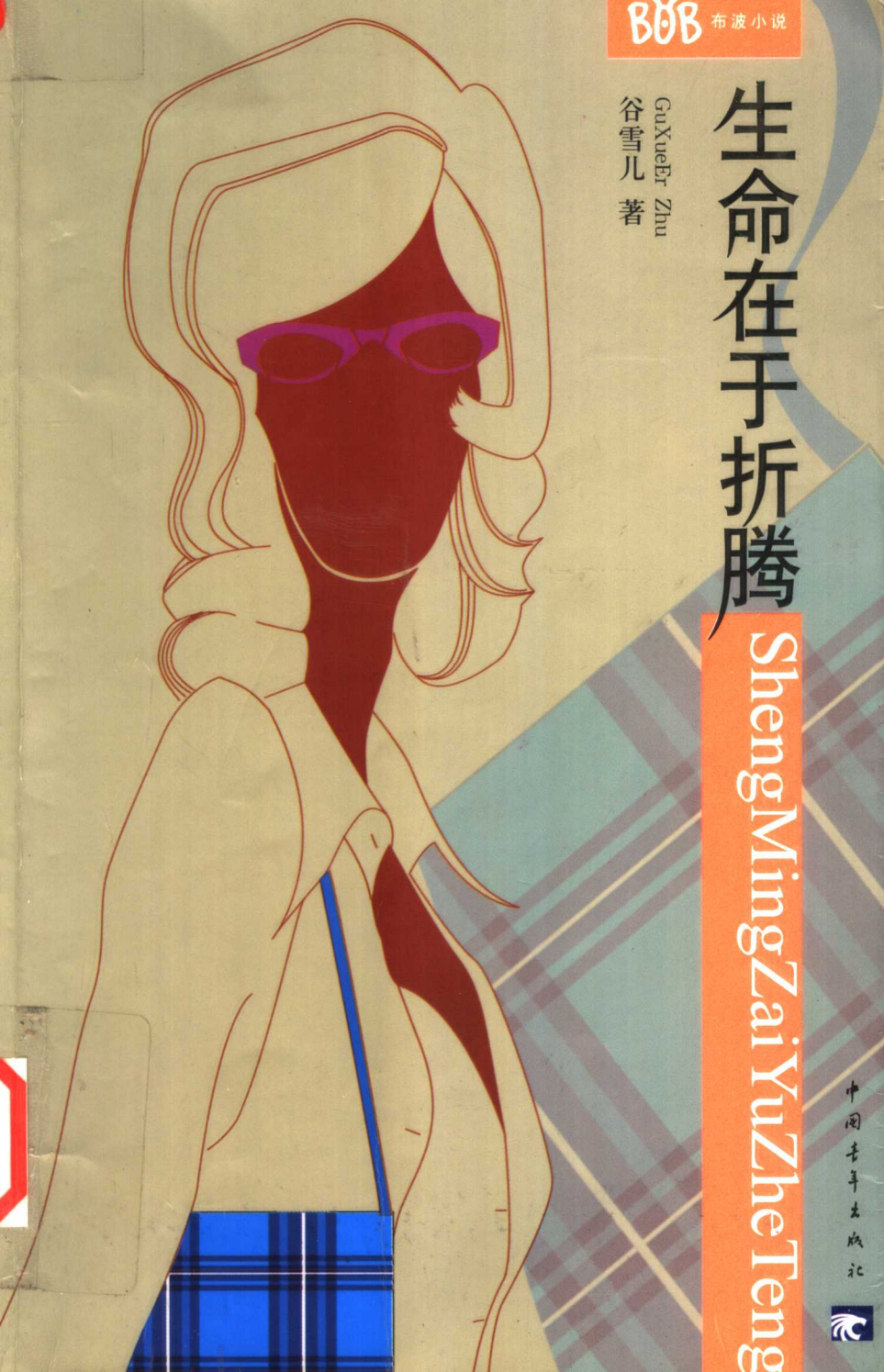
BOB 布波小说

GuXueEr Zhu
谷雪儿 著

生命在于折腾

ShengMingZai YuZheTeng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I 24
1325-C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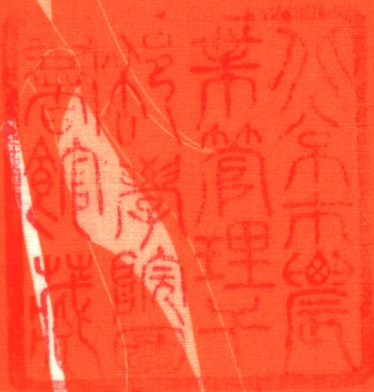
GuXueEr Zhu
谷雪儿 著

生命在于折腾

ShengMingZaiYuZheTeng



农干院 B0065625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命在于折腾/谷雪儿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3
(布波小说)

ISBN 7-5006-5337-9

I. 生... II. 谷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6570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4340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 × 1168 1/32 9 印张 10 插页 211 千字
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8,000 册 定价: 1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 84039659

序 言

马 原

很高兴为雪儿的长篇小说讲几句话。

谷雪儿是我同乡(锦州人),认识她却是在深圳。那是1996年。最初的记忆,这是个口无遮拦的家伙,性格外向,爽快之极。她的说话方式就像你看到的一样,语流湍急,奔腾跳荡,一泻千里。我不记得她到深圳多久了。我还记得的是她曾经在新加坡住过一段时间。以她的年龄,她的经历算是够复杂了。当时她看上去还是个小姑娘。雪儿喜欢笑,又不喜欢开怀大笑时刻在脸上的皱纹;于是在大笑时她每每用双手拇指食指撑开两边眼角,这就使得她的笑怪模怪样。那是一种奇特的记忆,那也就是我记忆中雪儿的样子。

据我的印象,雪儿没写过短篇中篇。我读过她的诗,很有味道,而且有极好的节奏感。她的诗最好由她自己诵读,她的朗诵具有专业水准,又能够纤毫不爽的还原和把握诗的意蕴。那是一种音乐般的韵律。不用我说,你一定已经猜到了——雪儿写歌词。平心而论,她的歌词更出色些。她具备那种流行素质,对一切时尚有天生的敏感,而这些正是流行歌曲必不可少的。我以为她天生是写歌词的人。朋友聚会时,经常不必有掌声,雪儿一定会主动请缨,唱一曲自己的歌。诗与歌天然的相伴相随。但是小说应该不同,小说是叙事,叙事与建筑相近。诗人写小说会有障碍。当然凡事都有例外——普希金和韩东,他们自由游

2 都市小说

走于小说与诗之间，得心应手。也许以后再举例子该轮到谷雪儿了。说来有趣，第一次认识，当时她满脸疲惫相。因为她刚刚完成一部长篇，已经熬了几个月之久。我深知写长篇是个苦差。而这里是深圳，这又是个漂亮女孩！很明显她生活阔绰，她已经过了为钱奔波劳碌的阶段。写小说？她没有毛病吧？须知那是1996年，七年以前啊！

雪儿生性要强，就没有她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。当IT之风横扫全球时，对internet一窍不通的谷雪儿居然大言不惭，说要搞网络公司。她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我相信，朋友中没有谁拿她的话当真。可是2000年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份请柬，是深圳一家港资网络公司邀我做嘉宾参加一个活动。落款居然是：总经理谷雪儿。在她宽敞气派的办公室里，平阔的大班台使雪儿显得娇小玲珑。凭窗望出去，河对岸的香港近在咫尺。我亲眼目睹了她颐指气使发号施令，很像是个大将军。剩下两个人，她会把满脸的严峻收起来，露出她孩子般的鬼脸。她下海了。人变成鱼不难。鱼要是想变回人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可是雪儿却说：干这个没意思。我又想写长篇了。

是吗？是吗是吗是吗？我听听而已。我当她说说而已。

我又错了。2001年，她电话说她当真辞了总经理。2002年，她电话说她写完了。

慢，写完了？写完了什么？

当年，她与我一个好朋友热恋；朋友经常说一句：“生命在于折腾”。现在她把这作为标题了——《生命在于折腾》。

我该缄口了。还是看看美丽的雪儿怎么折腾吧。

2003.3.7. 上海同济北苑

这是发生在深圳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。

我喜欢这个城市,因为她清晰。她具备所有类型的人的口味:宽容(觉醒的宽容);阔气(郁闷的阔气);忧郁(孤独的忧郁);惬意(苦涩的惬意)。

就是这样她让我又去又来,离开的理由很多,回来却没有任何借口。她像是我精神的毒品,离开久了,整个人缺少活力。她是我精神的栖居地,在这里我的感伤也成熟了。一部分的快乐,也被忧伤压了下去,沉甸甸地长满了没有四季的城市。

我是个不太会讲故事的人,偶尔和朋友在酒吧里闲聊时会说一些关于男人和女人那么点破事。大多都是以调侃的形式,云山雾罩,讲自己听起来感觉跟讲别人似的。

其实只有在这样跳跃的环境里,人容易真实。

我说话一定要找个环境,吵一点,暗一点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在和谁说话。

对不起,我忘记介绍自己了,我叫安静,女,汉族,O型血,长发,皮肤略黑,腿长身短,喜欢绿色,红色,和白色,经常红绿搭配。波波说我应该喜欢站在路口,我不明白需要解释,她说路口有红绿灯,我说要是黄的改成白的就更好了。她说我是最名不副实的人。我和波波的性格有点像,善于动也善于静。她是某报社的编辑,文笔不错,已经出版了几本小说,最近几天她老缠着我,想听我讲故事,不断地请我吃饭,破费不小。她的薪水也

不高，总请我吃饭听不到故事，她急了。你如果再不讲，我可就没钱请你吃饭了，你积点德吧。

我喜欢看她生气的样子，五官扭在一起，两条眉上下飞舞，一口怪怪的京腔。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但一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。她的胸比较大，一些女性好朋友扬言说是嫉妒，给她起个外号叫“大波”。不分场合大声地叫她“大波”，在场的男人和女人都回头把目光集中在她的两个点上。有一次她真生气了，说能不能改个名字，求求大家了。后来就有了“波波”的美名，好歹也是个名啊。有时大家会忘记她姓什么，都顺口地叫开了。

她很幽默，占了便宜还装委屈地说，其实我的优点挺多的，干嘛非得注意那儿呀。我们解释给她听，因为你的这两个“优点”太突出了，不能回避呀。

她很感性。我喜欢和她交往的原因还有一个，就是她的真。她善于发现美的东西，对美也比较敏感，这一点和我很像。做编辑这么多年了，由名记到名编，她的心里始终逗留着好奇和激情，什么时候见她都是先听到激昂的现代措辞和阳光的笑声。她一定有很多故事，但她不愿说，她说听完我的故事后再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。

狡猾的波波。

我可怜她那点薪水，便约她来我家慢慢地听我讲，她高兴地在电话里尖叫。

这段时间天空总是灰蒙蒙的，偶尔露出粉白的天边，想像吧又在那儿矜持，像将要在男人面前第一次脱裤子的少女，假惺惺的，太不像这里的性格了。大白天满屋子的灯都开着，心情也随着天气沉沉的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着，非常郁闷。白天的电视

也没什么好看的,我突然想起好久没去花园打理了,有些花草该剪枝了。春天的叶子嫩绿嫩绿的,许多植物都长出了新叶,芒果和葡萄是花园里仅有的两棵果树,去年的果实结的比较多,今年一定会少。

这两天刚回来,邻居二楼就找麻烦,说夜来香太香了,孕妇受不了,要求拔掉。我也不愿理。以前养鸽子的时候,邻居说太吵,就用气枪统统给杀死了。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谴责猎杀鸽子的事件,也曾去派出所报案。但值班民警看了一遍之后,大声训斥我说玩笑开大了,这里只管杀人,不管杀鸽子的事,这属于邻里关系问题,不归派出所管。至于报案说邻居私藏枪支,让我把人指出来,领到派出所。

我当时气得差点晕过去,我什么都行,找你们干什么。后来发现无效,我把那张纸团了团撇在那个败类的脸上。

这事都过去两年多了,四只鸽子被打死三只,侥幸活下来的那只逃命去了,再也没回来。我也就再也没养鸽子了。

现在又让我把养了五年的夜来香拔掉,欺人太甚。我准备剪一半。实在不想和邻居僵持,如果不合作,第二天花园里一定有从楼上扔下来的杂物。我已经害怕打扫那些过分的脏东西,有的连卫生巾都扔下来。打不起,骂不起。

我忍痛把夜来香剪了一大半,然后统统打扫了一遍。

站在台阶上看着郁郁的植物,尤其爬满的葡萄架,心里多少宽敞了很多,像找到丢失物品般舒坦。

波波的时间概念最差,过了约定时间半小时才按门铃。我故意不开,憋她一会儿。她竟在门口大叫我的名字,“安静”“安静”,我打开门躲在门后,吓得她跳了起来。

她手里拎着一大堆水果,她说这是最后贿赂我的东西了,我已经吃掉了她一个月的饭费,以后再也别敲诈她了。我心里有

点对不住她，忙沏茶倒水，殷勤地招呼。

下午的天气更加闷，一进屋波波就像到自己家一样，先到厕所报个到，接着又脱掉外衣，盘腿坐在咖啡台那儿，绝对的一副主人相。拿出翻得快散架的本子，用笔指着我。你今天必须给我讲完一个故事，否则我从今天开始吃你的，还带着别人来吃。你不是喜欢做饭吗，以前还愁没人来吃，以后不用愁了，有我在，找人来吃饭这么好的事，谁不愿意呀。

她说话的表情一松一紧的，我就高兴把她气成这样。她见我神情泰然，又急了。你不觉得说话的气氛不够吗，去搞点动静出来。

我使劲地瞪了她一眼。她又来劲了,该轮着我气你了,有意见吗?

在一曲悠远的“神秘园”中，我断断续续地讲起了关于我生命中的男人和我的情感故事。

这样的下午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音乐,显得深远和空洞。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气,又轻轻地吐出去。让自己放松下来。

波波安静地看着我，她也感到了我心里的沉重，是故事本身带来的沉重。

我生命中有三个男人。第一个男人大我十岁，是个高深莫测的学者。和两个女人离过三次婚，他是个智者，有坚厚的文学批评底蕴。我和他同居四年，有过激烈的争吵，有过缠绵的爱情，有过撕裂心痛的挣扎。最后他离开了这个城市，一年后我们渐渐地不再联系了，至今谁也没说分手。

第二个男人小我五岁。清秀英俊，五官非常精致。我们是在一次露营中认识的，他性格温和，笑容灿烂，我就是被他的笑容打动了。他是阳光型的男孩，充满朝气和斗志。我第一次感

到爱一个人原来是那么轻松,简单。我们同居两年后分手。

第三个男人大我十八岁。在我和那个男孩同居的时候就认识他,我们一直都欣赏对方,当时他的太太得癌症已经十几年了。开始我们还经常谈关于他家庭的一些事,到后来不知谁的原因他也不说我也就不再问了。我们始终谈一些与感情无关的话题,我们没有条件谈感情。我认识第二个男朋友的时候,他知道但从来没问过,慢慢我们失去了联系。我分手没多久,偶然的一次我们又开始联系,那个时候他太太已经去世很久了,他一直在找我。他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豁达的爱,像父爱,像兄长,又有朋友的关怀。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,他既是君子又很绅士。不久我和他一起移民瑞士,我不习惯那里的生活,又回来了,就认识了你,就和你坐在这里听我讲故事。

讲到这里,波波定神地看着我:“那你还想工作吗?你习惯这种生活吗?你甘心就这样做一个太太吗?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吗……”

我知道波波还有很多疑问,甚至想问我爱这个男人吗,想要孩子吗,对以前的感情还留恋吗。

我们俩不知不觉喝了一壶茶,我转身加满了水。波波在本子上也不知记录什么,在我讲述的过程中,她不停地叹气。

我不想回答波波的问题,既然讲就完整地讲下去。整个下午我和波波又吃水果又喝茶,她认真地听着,在本子上记录了厚厚的文字。她头也不抬,直到我讲完后发现已经是晚上了。我和波波都显得有点累,她过来激动地抱着我:“你是个精灵,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故事,出版了一定告诉你,你的感情经历太令我感动了,其实几次我都想哭,又怕影响你。你讲的时候我不敢抬头看你,只可惜我不是男人。”“是男人你能怎么样?”我打断她。“我如果是男人,我又知道你的故事,我会用生命去珍惜你,永远

不放弃你。”“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害怕，感觉跟同性恋似的。”

“你真要写呀，可别太纪实了，我可是第一次讲给别人听，你要保密。”我讲完后有点后悔了，求波波答应我。

“哪能太纪实，那不成报告文学了，你有点小瞧我了，别忘了我可是名编。”波波一副得意样。

因为太晚了，我们俩在我家随便吃了碗面，波波就被电话催走了。临走时波波心疼地看着我，难得的正经起来：“好好珍惜吧，你今天讲的故事足够女人体会一生的，我听完你讲后比传的还精彩，其实女人最要紧的是善待自己，也善待身边每个关注你的和祝福你的人。”

不知是因为波波说的太沉重，还是我的心怕碰，目送波波走后，关上门我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。没几天我和他又去了瑞士，临走时要打招呼的人太多了，没时间同波波告别，这一走就是两年，中途没回来过。

也许我和春天有缘，走时是春天，回来又是春天。他说是我热爱生命和青春的原因。

休息了几天他又到处开会，我闲得无聊，突然想知道波波的书写完没有，可是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，报社说已经很久没见她了。

这就是深圳的速度。我决定去书城。

没想到刚走两年竟很多人找不到，变的太没准备了。刚好是周日，书城的门口聚集了很多，好像哪个作家在签字售书。我也好奇地凑上前去问，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作家波波在为她的新书《生命在于折腾》签字售书，还说这是目前最火的小说，写深圳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很好看。我第一种想法就是逃，我突然所有想看书和想见波波的欲望都变得很软，虽然我也有很强烈的欲望想看看关于写自己的故事。我突然怕了，怕世

界人都知道我的情爱史，怕别人的指责和猜测，怕他的感受。但我还是跑到旁边买了一本，让那个兴奋的年轻人帮我也签个字。

我拿着由波波签字的书，腿软软的回到了家。我一直不敢看，甚至不敢去碰，有时还绕过那本书。我心虚了，也许不能坦然地面对历史，也许还包含痛的复苏。深夜他打电话来告诉我深圳又有女作家炒深圳题材的爱情小说，我还强调说是本知识女性题材的伤感小说。电话里他一听我知道这本书，便饶有兴趣地说到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小说结构不错建议我看。

关于我以前经历的，他觉得没必要再提，他认为太伤人了，都过去了。我有意提过或因为某件事需要解释，他疼爱地制止我说起那些触动伤口的往事，所以他对我的情感经历一直回避。我的朋友也因此都换了，嫁给他后，很多都不联系了，偶尔和他见见他的朋友。他的朋友都是上层社会的绅士和阔太太，我要从一个随意的、有点野的女孩变成端庄淑女的太太。尽管他从没要求过我，但从他给我买衣服中看出，我必须端正自己的身份，必须看上去是个社会豪门的太太。开始我还不习惯穿正正规规的衣服，当我适应了他，我也就适应了他的一切习惯。偶尔和保持好的那么一两个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就会穿上露脐装，牛仔裤。如果不参加他们朋友的活动他不干预我的穿着，以前的衣服整整占了一柜，有时他让我穿给他看，把他认为漂亮的一件件挑出来，然后坐在一旁用评判的目光打分，就像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跑过来抱起我举起来又放下。

我愣愣地看着那本放在枕边几天的书，似乎穿过文字看到了活生生的人，在拉我走进去，还看到了那些风景遗迹，和残片的情景。它突然变得很立体，很近人情，我用憔悴的眼神透视这本书，无力地拿起来看了下去。

1

和肖度认识一点也不偶然,没那么多离奇的相遇,也没浪漫的情节。认识他那年一朵才二十五岁,在一次带队的欧洲旅行团里,肖度不算是个抢眼的男人。他个子很高,平时不爱说笑,也没觉得他注意一朵。但他站在历史面前的时候,就会慢条斯理地讲起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故事。他语言简练,知识渊博,使在场的导游和游客敬佩不已。这时一朵才注意到他,他性格孤傲,不太合群,经常背个大包,沉甸甸地喜欢一个人走。那次在欧洲逗留了二十天。

那天下午很无聊,心烦,想约个人吃饭,正在翻电话本的时候,办公室的电话响了。对方说叫肖度,一朵努力在想,肖度何许人也?因为无聊所以废话就多了些。“您能提个醒吗”。对方神秘地就是不肯说。“能约你晚上吃饭吗?我在卡莱大厦三十楼旋转餐厅等你,六点。”

还没等一朵回味过来,对方就挂了电话。

是谁呀,这么有个性。也许是真的太无聊了,也许还对他充满好奇,充满猜测。

这个城市的傍晚到处是诱惑,跳跃的霓虹灯,匆忙行走的人群,奔跑的汽车,穿着吊带裙的女孩,红扑扑的小脸,阳光的笑

容。整个城市都有一种向上的感觉，年轻得一塌糊涂，但很和谐。葱绿的棕榈树和一墩墩怒放的勒杜鹃，绿化带用变幻的花色摆着各种图案，调节着季节。

一朵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。的确，她从没像今天这样端详过，只知道它有魅力，却忽略了身边这些平常的风景。现在她才认真地像初来者一样，看一路走过的景色，才觉得这些堆积起来的魅力，其实一直都在生活中存在着，只是平时没有时间去品味，旅游旺季时每月要出两个团，回来后就想找朋友聊天。她从心里感谢这个无聊的下午。

卡莱大厦是个四星级的商务大厦，出入的客人穿着都很得体。走到电梯口，一朵看了一下表，正好六点。

旋转餐厅在三十楼，这个时间来就餐的人不多。一朵整整转了一圈，最后发现在靠玻璃窗的位子上坐了一个似乎有点熟的男人，一朵走上前，突然想起来了。

肖度主动伸手，一脸的笑容。

“还记得我吗？”

一朵一下子想不起来对方叫什么，很尴尬地，试探地问：“你叫——张度吧？”

“我还叫开度呢。”肖度幽默地说，“别猜了，小的姓肖，叫肖度。”

一朵跟本没被这句话逗笑，但在心里她感受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但知识渊博还很幽默。几乎两人同时发现一直站着还握着手，坐下后，一朵神秘地笑了一下。“你介绍自己的时候，干嘛要加个‘小的’，你觉得是幽默还是礼貌。”

肖度被一朵这么一问愣住了，忙谦逊地解释：“是礼貌，当然是礼貌。”

“你这是伪礼貌，姓什么就姓什么，没必要为你的姓而感到

低贱。都什么时代了还在那儿玩谦虚,这个时代是个张扬个性,展示自我的时代,礼貌这东西要有,但不用非要弄出一副奴婢相。人要顶天立地做人,我就这样。”

肖度怎么也没想到,这个性格开朗的门小姐这么有个性。还看到了一朵身上的孩子气,单纯不掩饰,甚至可能也不会保护自己。虽然一见面就遭到一记耳光,但他看到了一朵可爱的一面。他宽容的眼神好奇地盯着一朵。

“那你平时怎么介绍自己?”肖度反问。

“我就说我姓门,叫门什么就可以了。”一朵真认真起来了。

“那你叫门什么呢?”肖度的语气里有点像逗小孩样逗一朵。

“我的名字不好听,你就叫我门小姐或一朵吧,一朵是我的社会名。”一朵犹豫了一下,“已经没人叫我的原名了。”

“什么叫社会名?你的原名能告诉我吗?”肖度还真好奇了。

“我说你这个老人家,怎么那么喜欢探秘,社会名就是走上社会后起的名。”一朵觉得眼前这位看起来不太老,怎么思想上那么老土。

“告诉你就告诉你,我的原名叫门小静,太难听了。一毕业我就改名了。我想走上社会了重新起个名字,我就想到了我是白云一朵,浪花一朵,花儿一朵。”一朵得意为自己起的名字,脸上荡漾着幻想女青年的表情。

肖度也算是有过见识的男人,他不是老土,他的文章里有很激进思想和前卫的词语。他只是没见过像一朵这么真的女孩,他有点应付不过来。往往在真实面前,人容易变得畏惧。

一朵看着肖度在琢磨自己,有点心慌:“你们搞学问的人都喜欢从心理上分析一个人,你能分析一下我这时想什么吗?”

“你在想今晚后悔来。”肖度边搅拌咖啡边用眼睛瞄着一朵,胸有成竹的样子。

一朵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终于分析错了，你也有错的时候，我在想感谢你的晚餐，因为今天太无聊，不想和朋友吃饭，就想和一个陌生人吃饭，我绝没有后悔。”一朵的笑容里有种胜利者的快感和对肖度分析错误的嘲笑。

肖度有点气又想笑，这个死丫头还真够坦诚，他忙回敬了一句：“其实我今天和你一样无聊，想约个朋友吃饭，都没约到，没想到一约你你就答应了，谢谢赏光。”

一朵用厌恶的目光看着肖度，目光里还带有被羞辱过的气愤。肖度这个时候倒显出几分得意。

一朵拿起包起身：“谢谢你的咖啡，我先走一步。”说完转身要离去。

肖度的表情里或多或少有些尴尬，见这场面有点慌，忙解释：“你还真生气了，真不实逗，玩笑都听不出来。”

一朵急了：“谁和你开玩笑，生气就生气，你逗我干嘛，我们又不熟。”

肖度上前拦住一朵，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，肖度的气度和谦让让自己又增加了几分魅力。“别生气，对不起，我真和你开玩笑，能请你出来吃饭我已经很高兴了，给个面子，坐下来吃完饭再走。我还没遇到像你这么有个性的女孩，以为你能听懂这是玩笑话，算我错了。”

肖度往后拉了下凳子，示意一朵坐下。

自打一朵和男朋友分手后，脾气坏了很多，情绪也不稳定，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但她至今也没听到男朋友承认个错误，听到肖度这些话，心里一下子暖了许多。

她坐下来，静静地，没有表情，也不知说什么，一个劲儿喝咖啡。窗外的城市这时已经进入了晚上的状态，稠密的霓虹灯在路边，房顶，空中无处不在地跳跃着，拥挤着城市，它在向城市里

的人告白：是我装点了这个城市美丽的夜空。天空被迷人的灯光照得彤红，闪烁的夜晚，布满了温馨和神秘。

在刚刚经历一场情感浩劫后，性格变了，兴趣也变了。窗外的风景让她烦躁的心平静了下来，脸上的表情没那么冷了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她本来的性格温和，奔放，热情，对身边的事物充满好奇和激情。

爱情这玩意挺害人的，没个坚硬的底子还真玩不起，一朵一下子变了，周围的人很少听到她笑了。

肖度打破了这个僵局，他绝对不知道一朵在想什么，但他看出了一朵满腹心事，开始观察一朵。她的五官太精致了，小巧得让人心疼。

“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你写的游记，你的文笔不错，这段时间有出团吗，你的英语也不错。”

哼。一朵从心里真想笑，但她的笑肌怎么也提不起来，就嘴角一翘，发出了“哼”音。“我不太敢听男人夸我，多半都不真实，我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文笔，应该叫报告游记什么的，完全为了朋友的专栏。你还看呐？从欧洲回来又出了两个团。”

肖度发现这个话题好，就马上接话：“都去哪儿了，我也分享一下”。目光始终在一朵的脸上转悠。

一朵一谈到旅游，情绪高涨，尤其聊到她喜欢的地方。“我已经三次带团去云南了，我喜欢泸沽湖，喜欢那里的风情，每次去都会有人把我当成摩梭人，还要和我走婚。”

虽然在一朵的脸上看不到笑容，但她的眼睛始终有种喜悦。肖度猜测一朵的笑容一定很灿烂，他自信有一天一朵的笑容会在他面前自然绽放，想着想着肖度的心里开始飞跃起来。

“你无聊的时候多吗？什么时候无聊给我打个电话。”肖度绝对是真心话，宁愿一朵在无聊的时候想到他，他认为无聊时想